

英 H·D 勞倫斯 作

在 愛 情 中

叔 夜 譯

叢文社潮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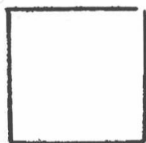
中情愛在

作斯倫勞 (英)
譯夜叔



司公版出譯編學文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D. H. Lawrence:
"In love"

在愛情中

一九四四年五月桂一版
一九四五年三月渝一版
一九四六年六月滬一版

原著者 英·勞倫斯

譯者 叔

發行人 張與同夜斯

發行所 文學編譯出版公司

經售者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發行額：一一七〇〇〇冊（三版）

（W. I）P. 78

目 錄

譯者序言·····	五
騎馬而去的婦人·····	七
微笑·····	九九
在愛情中·····	一一三

叢文社潮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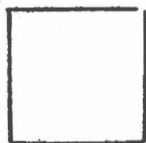
中情愛在

作斯倫勞 (英)
譯夜叔



司公版出譯編學文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D. H. Lawrence:
“In love”

在愛情中

一九四四年五月桂一版
一九四五年三月渝一版
一九四六年六月滬一版

原著者 英·勞倫斯

譯者 叔夜

發行人 張與同

發行所 文學編譯出版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12號

經售者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發行額：一一七〇〇〇冊（三版）

（W. I）P. 78

目 錄

譯者序言·····	五
騎馬而去的婦人·····	七
微笑·····	九九
在愛情中·····	一一三

原书空白页

譯者序言

「騎馬而去的婦人」在桂林剛出版，發往各處的書還沒有十分之一二，桂林便下了疏散令，當時不及搶運出來，隨着便在砲火中化成灰燼。我有慈母失掉兒子的哀痛！到重慶後，趁着失業空閒加譯了兩篇交說文社印行，便成了現在這本「在愛情中」。

勞倫斯的文筆是非常清麗的，連最反對他的福克斯也曾這樣讚頌。他熱烈的信仰上帝，他的小說皆以愛慾爲其主要動力而得到表現。他對於藝術的認真和心理分析的仔細有着登峯造極的成就。他逝世時，英國國民排了數十里長的隊伍參加葬儀，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在英國文壇地位之高和讀者之衆。他的作品很多，但介紹到中國來的却沒有多少，我很想先將勞氏

的一些短篇譯出來，希望不久便有第二個勞氏短篇集呈給讀者諸君之前。
我衷心期待着師友們的指教和匡正。巴金先生告給我一些西班牙字，
我在這裏謝謝他。

叔夜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騎馬而去的婦人

1.

她認為在一切婚姻中，這段婚姻會是一個冒險，這個男子並不是真正令她心醉的。一個瘦小而強暴的性情孤癖的人，比她自己大二十歲，有一雙棕色的眼睛和灰色的頭髮。很多年前，還是一個小孩子時，他從荷蘭到美國參加一個流浪兒的拳鬥，被人家從西方的金礦向南踢到墨西哥，現在總算是稍為有錢了，擁有西拉·瑪德里地方中的許多銀礦：顯然的這種投機事業是憑藉了他的環境，並不是憑藉了他的人格。但他仍是一副活力的

小發電機，不顧世事變幻不常，凡是已經進行的事他都要單獨來完成它。一個那樣少有的人是沒有什麼說明的。

當她的的確確看見他完成的東西時，她的心畏縮了。偉大的蓋着綠色的，連綿的大山小山，在那無生氣的游離體中，在離開銀鑲工場的尖的淡紅色的乾泥墩中間。在工場的裸露下，城牆裏，一層的磚房子，裏面有花園，深走廊的兩旁長着熱帶的攀藤。當你從這掩蓋在花叢中的庭院抬頭看，你會看見那用廢棄的銀泥做成的巨大的淡紅色的圓堆建築物，和朝天樹立的精美的機器。再沒有別的。

自然囉，那兩扇大木門是常常開着的。因此她可以站在外面，投進廣闊的世界中。而且看見許多空虛的，被着樹木的小山一個跟着一個堆起，從無際沒入無際。秋天裏它們是綠色的。其餘的日子呢，淡紅色，十分乾

燥，而且奪人心意。

她的丈夫會用他那打壞了的福特車把她帶到那座死了的，死過三次的，在羣山中被人遺忘了的西班牙城市去。巨大的，各式各樣的廢教堂，死寂的門，無生氣的有頂蓋的市場，那裏，她第一次去到，她看見一隻死了的狗躺在肉攤和蔬菜行列的中間，似乎永遠僵直，沒有人煩勞一下將它扔開。死象中的死象。

每個人都無結果地談論着銀，而且顯示着小塊的鑛苗。可是銀業停頓了。大戰來了又去了，銀是一條死的銷路。她丈夫的銀鑛都倒閉了。她和他還住在工場下面的磚屋裏，在那些她從不覺得非常絢爛的百花中。

她有兩個孩子，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她最大的一個，那男孩，在她從附屬的迷夢中驚醒前已快十歲了。她現在三十三歲，一個有一雙大藍眼

的，迷人的婦人，開始變得強健，勇敢。她的那個瘦小，強健，堅韌，孤癖，棕色眼睛的丈夫已經五十三歲，一個像電線一樣堅韌，電線一樣固執的男子，依然充滿了活力，可是銀業市場的衰落，和他的妻子的奇怪的規避把他弄得糊塗起來了。

他是一個道義的男子，一個良好的丈夫。就某一點，他溺愛她。他從不制勝過對於她迷惑的歎賞。但本質地，他仍然是一個學者，在十歲時，他，一個小學者，曾經被人羣拋棄過。結婚的時候，他已經超過了四十歲，有足夠的錢來結婚了。可是他的資本完全是一個學者的。他是他自己的工場的經理，而結婚是他的工作中最後的和最緊密的一部分。

他絕頂驚嘆他的妻子，他驚嘆她的身體，她一切的部分。而且她對於他常常是從伯克利來的他第一次認識的那個確實迷惑人的加利福尼亞的少

女，像任何一切的阿刺伯酋長，他把她守護在威華華的許多大山中。他愛惜她好像愛惜他的銀鑲一樣：那是在說明一個命運。

三十三歲時她的確仍舊是伯克利的少女，除了體格外，一切都一樣。她的意識的發展已經由于她的結婚而奇怪地停頓，完全地停頓。她的丈夫對於她從來不是存在體，無論在精神上抑或物質上。雖然他對她的最近那種熱情，他從不對她具體地表示過什麼。他只在精神上支配她，壓倒她，將她保持在一種難以克服的奴隸狀態裏。

歲月就是這樣的過去，在那所光輝的庭院周圍繞着繩子的，上面是銀礦工場的磚房裏。她的丈夫從不停止過工作。當銀業停止時，他跑到相距二十里遠的一個農場，畜養很多生得潔白的豬，很好的家畜。而同時他又討厭豬。他是一個理想家的苛求的棄兒，實在厭惡生活上的物質的一面。

他喜歡工作，工作，工作，和製造物品。她的婚姻，他的孩子們，也是他在製造的東西，是他的事業的一部分，可是這時附帶着感情的收入。

漸漸地，她的神經錯亂了；她得出外走走。她得出外走走。因此她帶她到愛爾·帕更住了三個月。至少那是合衆國的地方。

但他對她繼續施用他的符咒。三個月完結：她回來了，照樣地，住在那所包圍在那些連綿的，青色或紅棕色的小山中的磚房里，空虛得只有未被人發現的地方才那樣的空虛。她教育她的孩子，她監督那些墨西哥的小孩，他們是她的僕人。有時她的丈夫帶來了客人，西班牙人或者墨西哥人，偶然也有白種人。

他很喜歡有白種人逗留在家裏。然而他們在那裏時他得不到一刻的安寧。似乎他的妻子是他的礦區中一些特別祕密的鑛脈，那除了他絕沒有人

發現到的。她被那些年青的紳士們，礦場的工程師們所迷惑，他們常常是他的賓客。他呢，同樣地，也被一個純正的紳士所迷惑。可是他是一個有妻子的老經驗的礦工，假如有人望着他的妻子，他便感到好像他的礦產已被人搶劫，裏面的秘密都被人探了出來。

使她傾心的是那些年青的紳士中的一個。他們常常站在庭院前面的大木門外邊，看着外面的世界。那些連綿的，不動的小山是全綠的，那是九月，大雨過後。沒有任何東西的痕跡，除了那荒涼的礦脈，荒涼的工場，和一排半荒涼的礦工的住所。

「我很奇怪，」那年青年人說，「在那些空虛渺茫的小山後面有什麼。」
「是更多的小山，」里得曼說。「假使你走那條路，桑諾拉和海濱。這條路是荒棄的——你從那裏走——另外一條呢，許多小山和大山。」